



历史与思想研究译丛 | Studies on History and Thought

Retrieving the Tradition
and Renewing Evangelicalism

重拾教父传统

[美] D. H. 威廉姆斯 (D. H. Williams) 著 王丽译 游冠辉校

*Retrieving the Tradition
and Renewing Evangelicalis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重拾教父传统

D. H. 威廉姆斯(D. H. Williams) 著

王 丽 译

游冠辉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 01-2010-682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拾教父传统/D. H. 威廉姆斯(D. H. Williams)著;王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6

(历史与思想研究译丛)

ISBN 978-7-5004-9793-6

I. ①重… II. ①威…②王… III. ①基督教—研究 IV. ①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8142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Retrieving the Tradition and

Renewing Evangelicalism by D. H. Williams.

Copyright ©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9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m. B. Eerdmans through Oak Tree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 陈彪

策划编辑 游冠辉

责任校对 刘骁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40×960 1/16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220 千字

定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历史与思想研究译丛”总序

本译丛选择现代西方学者的思想史研究经典为译介对象。迄今为止，国内译介西方学术著作主要有两类：一是西方思想的经典著作，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等等；二是现代西方思想家诠释西方思想史的著作，例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等。然而，国内学术界对基于专业专精于学术富有思想底蕴的学者型的阐释性著作却甚少重视，缺乏译介。这就忽视了西方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一维，也无益于西方思想史的真实呈现。西方学术界的实际情况却是相反：学者们更重视富有启发性的专业研究著作。这些著作本着思想的历史作历史的发微，使思想史的客观、绵延和更新的真实脉络得到呈现。本译丛希望弥补这一空缺，挑选富有学术内涵、可读性强、关联性广、思想空间宏阔的学者型研究经典，以呈献于中国学术界。

本丛书以“历史与思想”为名，在于显明真实地把握思想脉络须基于历史的把握方式，而不是着意于把一切思想史都诠释为当代史。唯有真实地接近思想的历史，才可能真实地接近历史鲜活的涌动。

本丛书选译的著作以两次地中海文明为基本视野。基于地中海的宽度，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教传统多维交融、冲突转化、洗尽民族的有限性，终能呈现其普世价值。公元1世纪至6世纪是第一次地中海文明的发力时期，公元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则是西方文明的第二次发力。这两次文明的发生、成熟以及充分展示，显示了希

腊、罗马和基督教所贡献的不同向度，体现了西方思想传统的复杂、厚实、张力和反思力。本丛书所选的著作均以地中海为区域文明的眼光，作者们以整体的历史意识来显示不同时期思想的活力。所选的著作以此为着眼点，呈现社会历史、宗教、哲学和生活方式的内在交融，从而把思想还原为历史的生活方式。

主编 章雪富

2008年12月16日

我非常感谢诺里斯教授 (Frederick Norris, 伊曼努尔宗教学校)、欣森教授 (E. Glenn Hinson, 里士满浸信会神学院), 以及我的助教哈尔先生 (Bryan Hall, 芝加哥罗耀拉大学)。他们慷慨地付出时间和热情, 阅读了手稿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并提供了有益的批评建议。我同样要感谢威尔肯教授 (Robert Wilken, 弗吉尼亚大学), 当写作本书还只是我脑子里一个尚未成熟的想法时, 他便鼓励我勇于完成这项任务。

恰好, 1997年夏, 我从罗耀拉大学的人文科学捐助基金获得了资助, 使我能够在教学之余, 有一段集中的时间写作。

我还特别感谢我的妻子辛迪, 她在我的所有工作 (包括这项计划) 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的这两年, 在本书处于创作的最初阶段、即还没有连结成篇的时候, 她耐心而谦和地聆听了每一页文字。

最后, 我要将最深厚的感谢之情献给那万物的赐予者, 正如米兰的安波罗修 (Ambrose of Milan) 曾诗意地写道:

我所拥有的一切, 没有一样不是他的;
他所拥有的一切, 没有一样是我的。
我的一切是他赐予的,
我能分享属于他的一切。

D. H. W.
1998 年降临节

长久以来，我一直打算写这样一本书。从开始读研究生时，我就怀着深切的兴趣，想要明白为什么早期教会在思想和实践上是那样发展起来的，以及过去的教会如何与现在的信仰联系在一起。在我自己所处的浸信会环境中，很难发现接触早期教会著作和基督教正统的信条对于寻求忠心的基督徒思考和生活有什么重要意义。事实上，我曾被一位好心人告知，研究早期信经和会议是天主教或圣公会的事情，真正的基督徒只要高举圣经的绝对权威，个人被圣灵的大能充满即可，这位好心人是我成为牧师以后所服事的第一个教会的执事。他的说法听起来使人如释重负，但对许多信仰者来说，这样的立场却孤立了当前基督徒对上帝的经验，切断了他们与教会形成时期留下的丰富遗产的联系，正是那时的教会发展出了基督和圣灵的教义，使基督教殉道者的经验成为事实，并提出了忠实地解释圣经的观念。事实上，有一个尖锐的问题，即连续性的问题，困扰着福音派基督教，正如它一直困扰着新教一样。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尽力描述出造成这个问题的众多原因。

本书大部分内容旨在表明新教福音派的状况，尤其是那些福音派内被称为自由教会（Free Church）或“信徒教会”（believers' church）的群体，“信徒教会”这一称呼几乎与“福音派”一词一样模糊。这两个范畴²并不相同，但却有重叠；前者与教会论的历史形式有关，而后者则与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关。在研究一开始的时候，我简要地陈述一下两者适用的定义，这对读者来说或许是有益的。

许多历史学家在谈到“自由教会”时将其等同于非威权式的（non-

magisterial) 改教派别^①, 即 16 世纪的重洗派或“左翼”^②, 他们没有统一的开端, 最终演化成各式各样的自治 (self-sustaining) 运动, 例如胡特派、门诺派、贵格会, 以及源于敬虔主义和清教主义的浸信会、贵格会、公理会、自由福音派、循道宗以及后来的圣洁运动和复兴运动——拿撒勒派、基督门徒会 (或基督的教会)、兄弟会、五旬节派、上帝的教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当然还有独立教会或圣经教会。显然这个列表并不全面。“自由教会”是 16 世纪的遗产, 这一名号是他们自封的 (与此相反, “重洗派”是轻蔑的称呼), 表示最早聚集在一起的信徒将自己看做“主的自由之民”。^③ 这一名称基于一个信念, 即教会不是因结构或外在地点而存在的组织, 而是信徒们自愿聚集起来组成了教会。因此马克斯·韦伯 (Max Webber) 说, 教会不再将宗教团体或可见教会看做“超自然目的的信任基础”, 而是重生的信徒个人聚集起来的群体, 只有重生的信徒能组成教会。任何场所、事物或仪式都不具有神圣的属性, 因为只有信徒才是神圣的, 因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在实践方面, 自由教会拒绝任何教会治理的等级形式, 不仅不接受主教制, 在某些情况下, 甚至不接受任何圣职。不仅如此, 自由教会也不再受制于在教会历史的某些时期认可教会某个特定团体的国家或帝国的命令。因此, 信徒是自由的, 能够根据信心追随信仰 (如果教派或教会的领袖给予相关的神学指导), 除了圣经和圣灵, 不存在其他的终极权威。正如我们在第一章将会看到的, 这种思想的结果必然是, 任何认可教会传统之权威的观念对于灵性的培养和神学的思考都是有问题的, 对多数基督徒是难以理解的。

由于教义和历史上的多样性, 要给 20 世纪的福音主义下一个定义非

① 威权式的宗教改革 (Magisterial Reformation), 包括路德、加尔文、茨温利领导的宗教改革, 其特点是赋予政府和基督徒官员重大的权力, 例如在经济上支持新教会, 并在教义争论时权衡利弊。与此相对, 有非威权式的宗教改革, 他们避免与政府和官员发生联系, 竭力创建独立教会。——译者注

② 关于历史上对这部分宗教改革早期阶段的描述以及分布情况, 请参阅 F. H. Littell, *The Origins of Sectarian Protestantism, A Study of the Anabaptist View of the Church* (New York: Macmillan, 1964)。因为自由教会在欧洲大陆或英国的传人大多是三一论者, 所以我有意地略去了 16 世纪反律法和反三一论的因素, 历史学家将反律法和反三一论描述成“自由教会”的表现。

从一开始, 重洗派信徒就严重分散化。超过二十个重洗派团体主要分布在瑞士、德国和尼德兰各地。

③ “The First Anabaptist Congregation: Zollikon, 1525,” *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27 (1953): 17—33。英国清教徒最早开始使用“自由教会”这一说法, 用来表明他们的非国教政策。

常困难，并且读者会发现大量的研究给出了各式各样的定义和陈述。^①不存在一致的信条，许多认同自由教会传统的福音派团体摒弃“信条主义”（confessionalism）^② 这种理念——“没有信经只有圣经”。赫德森（Winthrop Hudson）写道，福音主义是“一种基调和强调，而非完全的神学体系”^③，这样的说法是十分有益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倾向于通过福音派的行为和选择来辨别他们，而不是通过他们所信的。当然，福音主义也有共同的神学要素，包括普遍重视个人经验在信仰事务中的作用，强调圣经无误或无谬，积极献身于传教活动，认为教会与世界对立，这就意味着他们反对自由派新教和罗马天主教。福音主义有别于基要主义，至少自本世纪中期开始，前者寻求与所处文化之间更大程度的和解，⁴ 以此作为教会增长的重要手段。^④ 这种和解的结果是美国、英国和其他地区发展出了一种新的福音派气质，这意味着给福音主义下定义，不仅要根据神学和历史要素，还要根据社会和文化要素。的确，有例证表明，社会和文化要素成为当前福音派活动的主要塑造者——今天，这一点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担忧。

有些神学家例如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指出自由教会的教会论形式控制着新教的未来，现在是时候问什么类型的信仰能塑造这个未来。事实是“信徒教会”模式和福音派灵恩（charismata）十分强大，正在被世界所感知，它们和基督教组织形式一起，发挥着更新工具的作用。但看似是形式或方法而非内容主宰着福音派的要旨，至于在哪方面缺乏内

① W. McLoughlin, ed., *The American Evangelicals, 1800—1900* (New York: Harper, 1968); J. Woodbridge, M. Noll and N. Hatch, eds., *The Gospel in America: Themes in the Story of America's Evangelical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9); Leonard Sweet, “The Evangelical Tradition in America” in *The Evangelical Tradition in America* (Macon, G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D. Dayton and R. Johnston, *The Variety of American Evangelicalism*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91), and D. J. Tidball, *Who are the Evangelicals? Tracing the Roots of the Modern Movements* (London: Marshall-Pickering, 1994).

② 认信同一个信仰声明（confession）的宗教群体都可以称为 confessionalism。在 16 和 17 世纪，confession 一词只用于表达信仰的文件（例如 Confessio Augustana），18 世纪开始用于描述信仰同一信经的宗教群体。有人将 confessionalism 翻译成“宗派主义”，含义比较不明确。——译者注

③ Winthrop Hudson, *Religion in America*, 2nd ed. (New York: Scribner's Sons, 1973), 78.

④ 福音主义和基要主义之间的分别十分微小，见 George Marsden 恰当的描述，*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The Shaping of Twentieth Century Evangelicalism, 1870—192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容，大家并没有共识。

我创作本书有两大优势，因为我既是实践者又是历史学家，具备宗教研究行话所说的“观察者—参与者”的立场。这一立场十分有益。我曾做过新教的传道人，又在罗马天主教大学任教，这些经历促成了我对教义和教会的理解，并且使我体会到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要想忠于“从前一次交付圣徒”^①的使徒信仰，教义和教会必须彼此相济，互相依赖。简单来说，作为新教改革的真正儿子，我对信徒教会的模式和福音主义的批评应该理解为富有同情心并具有建设性。我在下文列出的问题并非根据新教福音派与罗马天主教的辩论，而是福音派自身争论中已经出现的问题，即保守派新教做出了怎样的改变或需要做出怎样的改变，以便能够在宗教多元的文化中保有话语权。

读者会清楚地发现，本书潜在的目标是将严肃的教父学（研究“教父”的学问，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早期基督徒的生平和文献）融入到当前福音主义的神学反思中，这个任务已经开始了，尽管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很少有人自认为是福音派而职业生涯却选择研究教父学，部分原因是由于多数新教神学院几乎不开设这一领域的课程，还有部分原因是由于多数福音派教会的生活和习俗已经将后使徒时期大大地边缘化了。教父遗产在自由教会的历史意识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断层。

因此，将教父学融入当前的福音派神学十分必要，这种融合始于（1）交流的层面，触及福音派的重要问题，以及（2）教父资料不能仅为我们现代的议事日程所用，以致教义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在这个过程中被破坏。处理古代资料的方法与负责任地对待圣经并无不同。我的希望是本书能在为将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准则方面迈出积极的一步。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读者能够看到，我最终在早期教父的研究中呈现出来的，即，教会的神学与生活持续不断对话，以使二者都得到丰富，以及教会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努力表达出与上帝相遇的经历，并由此获得正统的（即忠信的）思想和信仰。这不仅对了解早期教会的动力至关重要，而且今天的教会也必须重拾这样的对话。

我有意尽量少地使用专业性术语，以便实现本书面向一般读者的目的。本书副标题中的“入门”（primer）一词是特意加上的，我假定读者

① 《犹大书》3。——译者注

不太熟悉历史文本和方法，虽然我们很可能会涉及对许多福音派人士来说是新奇的领域。我在讨论中也有意假设，许多读者受到的教育是基督教“传统”观念本身就会引起怀疑。多数自由教会的基督徒认为，说福音主义脱离了传统在形式意义上或许是正确的，而且还有隐含的原因表明为什么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对于有些信徒，他们〔未经确认的〕“传统”教导他们圣经是信仰唯一的指导而且不存在可靠的基督教传统，这样的基督徒想要将早期教会历史融入到他们自己的历史，必须先要放弃对传统的拒绝。因此，我写本书有一个希望，即重新确定秩序。

6

或许本书将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许多潜在的读者一看到我要维护教会传统的地位，便怀疑我在攻击圣经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绝不是我的本意。有一种对“传统”的用法指的是，传统完全独立于圣经，甚至提出的做法根本没有圣经的认可和支 持。正是针对这样一种“传统”，卡尔·亨利（Carl Henry）警告说，它引入了另一个独立的启示来源，从而损害了神圣启示整体的统一性。^① 这是不是梵蒂冈第一次会议使用这一说法的用意，现在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此我们不加讨论。但是，这却不代表下文对这一词语的用法。严格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一旦“传统”脱离了圣经，便特别容易导致腐败，并造成大公性的丧失。同时，历史等式的另一半告诉我们，一个人也不能脱离历史并离开传统使用圣经。因此，我将论证的是，对于基督徒使用圣经以及灵性和教义的发展来说，教会的传统是不可或缺的——在历史和神学方面都不可或缺。

在第一章我将更加全面地解释，为什么我选择将传统（Tradition）的第一个字母大写，以便区别于小写的“传统”（tradition）。因为我本人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受惠于最近四十年来对普世主义的讨论。目前，指出大写的传统表示早期教会的核心教训和教导就已经足够了，那是早期教会留传下来的，告诉我们按照基督教的方式思考和信仰的根本内容。最近看了一个初中生的作品，“屋顶上的提琴手”，剧中泰夫伊（Tevye）的开场白十分贴切，深深感动了我，他说：“正因为我们的传统，每个人才知道他是谁。”奥古斯丁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信经象征着教会的信仰，借着信经基督徒能够认出彼此。^② 基督教信仰的传统是每一位信仰者作为基督徒的根本标识，不论他或她宣称自己属于哪个传统——新教，罗马天主教或

7

① Carl Henry, *God, Revelation and Authority*, vol. 2 (Waco: Word Books, 1976), 77f.

② Augustine, *Sermon* 213. 2.

东正教。我在此努力想要概括的东西，英国清教徒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称之为“纯粹的基督教”（mere Christianity），路易斯（C. S. Lewis）将其描述为：

绝非乏味的跨教派的明晰性，而是某种积极的、前后一致的和无穷无尽的东西。我深谙此道，甚至为此吃了苦头。当我还痛恨基督教的时候，我学会了像识别过于熟悉的气味一样识别那摆在我面前始终不变的东西……^①

长久以来，基督教内部各种传统之间一直存在冲突，这对我们十分有害，每一种传统都既保存了又扭曲了使徒信仰的根基，我将使徒信仰称为传统（Tradition）。我的兴趣不是解释被扭曲的地方，或维护一方而驳斥另一方。我的兴趣是挖掘出隐藏的根基，并证明若没有传统就不可能忠实地运用圣经，也不会有忠心的教会实践。

在为写这本书做调查研究时，我一再得到福音派大公主义者的鼓励，如同最近才发现了精神上的亲缘关系，他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基督教信仰缺乏深厚的历史根基而想要高耸不倒。正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其他几个由福音派资助或支持的通过研究古代的神学资源来理解教会传统的项目也展开了。国际校园出版社（InterVarsity Press）出版了关于福音派—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关系的会议论文集，讨论“大传统”问题。^②更庞大的项目是由厄尔德曼出版公司（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的“教会的圣经”丛书，该系列精选教父们的解经注释，涵盖圣经的重要章节，全部翻译成英文并附有注解，为读者指点迷津。^③德鲁大学（Drew University）的奥登（Thomas Oden）也在推行一项类似的计划。^④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教父作品英译本源源不断地出版，例如“教父”（Fathers

① C. S. Lewis, “Introduction,” in *St. Athanasius: On the Incarnation* (Crestwood, N. Y.: St. Vladimir’s Orthodox Seminary, 1944; reprint, 1993), 6.

② J. S. Cutsinger, ed., *Reclaiming the Great Tradition: Evangelicals, Catholics and Orthodox in Dialogue*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97).

③ 丛书的主编是威尔肯（Robert L. Wilken）。最初的几卷注释选定了《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罗马书》、《哥林多前书》、《以赛亚书》、《雅歌》以及《出埃及记》和《诗篇》各一卷。其余圣经书卷也有望入选。

④ Thomas Oden, gen. ed., *The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series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其中二十七卷是圣经正典的，还有两卷则是次经的，现在已经开始出版。

of the Church)、“古代基督教作家”(Ancient Christian Writers)，以及“基督教经典文库”(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还有其他一些出版物。新教（以及罗马天主教）关注的普世和历史性的资源越来越多，这是以前从未出现的情况，这些资源为在任的牧师、教育者、神学生和勤奋的平信徒更新当代福音派的神学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致谢	(1)
序言	(1)
1 重新发现教会的传统	(1)
追想过去	(7)
教会的传统?	(9)
“福音派的危机”	(13)
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15)
传统的复兴与福音主义	(19)
传统和诸多传统	(22)
变化与连续	(25)
2 早期基督教传统的形成	(27)
连接旧约与新约	(29)
诠释旧约	(31)
耶稣与传统语言	(33)
保罗与耶稣传统	(35)
保罗与圣灵的自由	(40)
共识	(41)
传道片段	(44)
三元认信	(48)
结论	(50)
3 定义与捍卫传统	(52)
定义使徒性	(55)

教理问答的作用	(58)
相异性与非连续性	(62)
信仰的法则	(65)
法则与圣经	(72)
结论	(74)
4 教会的败坏和传统	(77)
教会的“堕落”	(79)
范式的形成	(81)
范式的自主性	(88)
针锋相对的历史版本	(92)
意义	(94)
后果与影响	(98)
另一种进路	(101)
5 由公会议和信经建立的传统	(103)
作为活的传统的教义	(107)
材料的评估	(108)
主教的重要作用	(113)
维罗纳的芝诺	(115)
主教与皇帝之间	(117)
君士坦丁之前的公会议	(122)
尼西亚会议与之后	(124)
坚守地方信条	(129)
信经与圣经	(132)
6 宗教改革时期的圣经和传统	(136)
最早的新教徒	(141)
宗教改革与教父	(142)
路德	(144)
加尔文	(149)
“激进的”改教家	(154)

信经还是信条?	(156)
圣经与古代传统	(158)
当今宗教改革研究	(159)
后记 定义基督教之信的方法	(163)
传统还是技巧?	(165)
重拾传统	(170)
附录一 为什么所有基督徒都是大公的	(175)
附录二 早期教会中的唯独圣经	(182)
 前现代作者索引	 (187)
现代作者索引	(190)
主题索引	(193)

重新发现教会的传统

9

人们在真理的磨坊里研磨再研磨，除了往里面填充的东西，一无所获。一旦他们专注于自己的想法而抛弃了传统，诗歌、智慧、希望、德性、学问、趣闻，统统蜂拥而至。

——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时间令古代美好的事物变得粗鄙不堪……

——罗威尔 (James Rusell Lowell)

在新教保守派，特别是福音派的圈子里，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表达了对教会未来的担忧，即教会的未来缺少来自过去的指引。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当前的神学形势，那就是失忆 (amnesi)。当然，失忆的真正问题在于，病人不仅忘记了亲人和朋友，而且也不记得自己是谁了。今天教会领袖中有许多人好像已经忘记了建立基督教根本身分的基础乃是教会领受、保存并小心翼翼传递给每一代信徒的 [传统]。换言之，有些记忆，即教会历史性的信仰如何建立，后来如何为每个新时代的信仰提供信息等，已经变得与教牧 (ministry) 毫不相关。

10

教会增长的新趋势或“迎合慕道友” (seeker sensitive) 的情形，已经取代了统摄教会政策和神学教育的共同记忆。事工中的实用主义大有要吞